

海參崴的冬天

華東方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海参崴的冬天

华东方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责任编辑:赵东寅

海 参 崴 的 冬 天

华东方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延边新华书店发行

辽宁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5 字数:159千字

印数:1 1,000册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7-80599-195-2/1·39

定价:6.80元

浓郁的俄罗斯情调

——序《海参崴的冬天》

邓 刚

初闻华东方的散文集《海参崴的冬天》即将问世，我还有些预料之外之感，他这个奔奔忙忙的人，怎么就不动声色的写出了这么一本富有俄罗斯情趣，别致而温馨的作品呢？

华东方有一副饱经风霜的面孔，有一腔稠厚的乡音，如此淳朴的表象，你很难想象他是高等学府走出来的大学生，也难想象出他曾是一位文韬武略兼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团级指挥员，更难想象他会有一颗细腻的、浸透艺术灵感的心，当他的从俄罗斯收获而来的近 15 万字的散文铺展在我的书桌上，眼前顿时升腾起远东的森林、山野、河流和海洋，悠然飘溢出黑列巴（面包）、酸奶子和大马哈鱼的鲜香气；我似乎看到肤色鲜艳、表情风俏的马达姆（俄罗斯女人），听到金发碧眼小伙子欢快的“哈拉少”的呼喊。这就把我带进了几年前在俄罗斯的生活之中，带到了中俄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汪洋大海之中。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经济改革大潮冲开了中苏两国国门，各种各样的代表团、旅游者、企业家、二道贩子，吵吵嚷嚷、紧紧张张、热热闹闹、挤挤挨挨地涌出国门，奔向封冻已久的异国城镇，更直接地说是奔向市场，去买去卖去赚大钱。在这

不断涌动的发财大军中，也不断闪现着华东方的面孔。然而，他尽管 20 多次跨出国门，但口袋里并没有塞满卢布、美元和人民币，他是带领作家、企业家出国观光交流，他的脑海里塞满了景色、风光、人物、友情，塞满了一篇篇五彩缤纷的文字，塞满了深思和构思。华东方到过海参崴、哈巴罗夫斯克、布拉戈维申斯克、乌苏里斯克，几乎走遍远东；华东方与俄罗斯作家、画家、教师、译员、经理、牧业主、军官、政府官员等人士打交道，交朋友，去俄罗斯家庭作客，庆贺生日，几乎熟悉了各个阶层的人；华东方观看过马戏，赛狗，歌舞等俄罗斯诸多艺术表演，操着一口半生不熟却又格外亲切的俄语，与金发碧眼们热情地打招呼，甚至与胡里干（小流氓、坏蛋）短兵相接；华东方在冰冻季节，钻冰凿洞，和俄罗斯朋友一起垂钓，一起啃黑列巴，一起大吃海参崴独有的半米多长的大蟹子腿，一起大口大口的干杯。为此，华东方的散文饱含着俄罗斯远东的情调，例如其中的《狗世界》、《蟹之王》、《九杈犄角》、《玛沙与萨沙》都是很有味的，像黑列巴一样，越嚼越香，同时他的散文不仅饱含俄罗斯远东情调的艺术性，还有知识性，实用性，并带给你诸多的异国文化、经济信息。不少人把他当做去俄罗斯的向导，问他手续怎么办，签证怎么签，海关怎么过，卢布如何兑换。他经常戴一顶俄罗斯礼帽，可人们却把他穿的中国服装和皮鞋，都视为俄罗斯的，好像他身上的一切都 and 俄罗斯有关。难怪人们这样认为，他确实去俄罗斯次数太多，知道的也多，叫他俄罗斯问题“专家”也过不过分。

我与华东方第一次交往，就是在去布拉戈维申斯克的路上。那是中苏边界刚刚解冻的初期，汽车越过黑龙江边界的冰床上时，我瞪着好奇而紧张的双眼，可华东方早已是轻车熟

路，满口“泽拉斯切”“斯巴西巴”（您好，谢谢）了！一路上他为过关办手续、盖印而到处奔波，为吃、住而不断忙碌，却又能细细观察体验着异国的风光、人情和习俗。在人如潮水的俄罗斯市场上，我们还都比较眼生，他却一下子就能帮我们找到所喜欢的铜板画、木刻、套人等俄罗斯有名的工艺品，一眼就能看出礼帽、大衣的质地，帮我们挑选。对俄罗斯人的分寸掌握的也很适度，该热情友好时非常得体，该不客气的地方也不客气。作为作家我茫然而归，拿着笔杆不知写什么，他却早已在报刊上发表《阿穆尔河解冻期的感觉》、《五羊过界》、《过海关》等风趣的文章了。

从封闭的苏联到开放的俄罗斯，从严酷的文革到改革今天的我们，世界上两个最大国家都在经历着各自艰难又相互相通的经历。近在咫尺的近邻，我们曾何等激切地拥抱过，又何等激烈地敌对过，这一切过去之后又互通往来的今天，最初的新鲜、最初的生动，最初的感慨，最初的惊叹当然会油然而生，落笔纸上。可是，一旦这个最初过去，厚重的反思和展望将会沉甸甸地涌进作家的头脑，相信华东方会有再一本书出版。

最近他邀请俄罗斯作家、企业家来沈阳、大连，和辽宁作家、企业家建立友好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交往，为中俄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经济文化的共同繁荣创造良好条件，久后必将产生可观的文学效益和经济效益。

正是华东方的感染，我这些年也多次跨出国门，海参崴码头街那起伏的马路上曾留下我们的脚印，金角湾的碧波中曾闪现着我们搏击的身影，在聂普墩的山冈下回荡着我们同俄罗斯友人交谈的话音。远东著名作家列夫·瓦洛佳是我们共同的朋友，谈起俄罗斯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和兴趣。他在文

中,把海参崴叫“海山湾”不仅利用韵音,而且对这个城市的地理风貌和自然风光概括的准确而形象。这个城市除了山就是海,除了山、海就是湾,山中有海、海中有山,处处有湾,整个城市由金角湾、乌里斯湾和阿穆尔湾组成。海港就是城市的心脏,航道就是城市的动脉。他还说,这个城市的一切无不与大海的呼吸休戚相关。一切都联着大海,大海关连着一切。整个城市的人只分两部分:“一部分在海上,一部分盼望从海上归来”,可见他对被称为东方莫斯科,世界著名的旅游圣地海参崴已不是一般的走马观花的了解和认识。也正因为如此,华东方才选定我为他的书《海参崴的冬天》撰写序言,我高兴地接受了,所以,也就随意地写下以上文字,以表信任之谢意和对俄罗斯海参崴的留恋之情。

1994 年初冬 大连

目 录

阿穆尔河解冻期的感觉	1
五羊过界	6
过海关	10
从满洲里到赤塔	16
远东之行	32
远东第一镇	52
国际特慢列车	56
海缘城市	59
海参崴的冬天	63
初识哈巴罗夫斯克	68
中国总领事馆	71
中俄一条街	73
新奇的大黑河岛	76
绅士的风韵	79
裸体浴场	82
没话找话	85

俄罗斯风味	88
狗世界	93
蟹之王	98
常绿的圣诞树	105
九杈犄角	107
七色壁毯	111
珍珠项链	113
女诗人阿辽娜	117
老作家列夫	123
画家尤拉与无头女塑	127
翻译维丽雅	131
女教师伊琳娜	133
少校瓦西里	136
马加丹的牧业主	140
傍晚的遭遇	143
市长轶闻	146
华人基督教会	151
俄罗斯文学影卷	153
俄罗斯人的素养	164
卢布的滑跌	167

三年前后的反差	171
倒包人的风波	175
中方翻译	178
玛沙与萨沙	185
人在异邦	191
俄罗斯新贵族	194
走出国门	197
不爱回国的俄国女郎	223
百年大街 92 号	227

阿穆尔河解冻期的感觉

从苏联考察回来，很多人见面都是那么三句问话：苏联很冷吧？苏联生活怎么样？苏联人热情不？

可是一位和我熟悉的老首长没这样问，而是用军人特有的直率和庄重的语气说：“听说你出国了，一定大开眼界了。请教一个问题：我刚参加革命那时候，人们都说‘跟着共产党走’，后来又有一段时间说‘跟着苏联老大哥走’，现在又变了，说什么‘跟着感觉走’，感觉是个什么东西？能享用不？是个啥滋味，有机会我也出去感觉感觉。”

这位老首长提出的问题虽然很普通，但我一时难以回答清楚。看着他那渴求的神态和求知的渴望，便使我想起他和苏联人交际的往事和我这次赴苏的见闻。

五十年代中苏友好时期，他曾和苏联红军一起驻守旅顺口，实实在在地交了几个老大哥朋友，至今家中还保存着苏联朋友赠给的手表闹钟和明斯科牌收音机。当时他才三十岁，就当上了团参谋长，是个年轻、英俊、威武的中级军官，那标准的军人仪表，匀称的体形和矫健的风采，不仅受到异军老大哥的刮目相看，还赢得了异国女性的青睐。一天，他正在大街上走着，对面来了个俄国女郎，径直走到他跟前，朝他的脸蛋就来了一个吻，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说了声“得拉斯维捷，达斯威达尼亚（你好，再见）！”便飘然而去。当时，他手摸着那块被素不相识

的异国女人吻过的脸蛋半晌说不出话来，一时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过后同事们都拿此事当笑柄，弄得这个老处男很不好意思。政治委员知道后，在大会上给他“平反”，说是一个俄国女人吻了中国男人，那是一种友好的表示，是对中华民族和中国军人的爱戴和尊重，大家不要说三道四的。从此后，这个吻便成了佳话和美谈，人们都认为这是一种光荣和自豪，他自己当然感觉良好了。

七十年代，中苏关系紧张化了。他担任师长，奉命率部奔赴黑龙江前沿，和苏军隔江对垒（苏联称黑龙江为阿穆尔河）构筑国防工事，成天使俄语喊话：“中国的领土不容侵犯！缴枪不杀……”当时我来前线采访，问他有何感想，他瞪着眼睛，望着冻的嘎嚓嘎嚓乱响、一道道半尺多宽裂缝的冰层，愤愤地说：“这些老毛子，真他妈的可恶，我们这边有一个连，他们就增加到一个营，我们有一个营，他们就增加到一个团，不断升级。总有一天，我把他们这些骚达子都扔进他的阿穆尔河，喂大马哈鱼！”那时边境形势很紧张，师长脑子里打仗的弦绷得很紧。

我们这次是从黑河口岸出境的，乘车途中我又看到了当年的那些工事。山还是老样子，树长高了，大批的边防部队不见了，森严壁垒的气氛没有了。黑龙江静静地躺卧在中苏边境上，厚厚的冰层开始变得松脆，白白的积雪在消融，气候已回转，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冷。江面上时而有两国的车辆和人员往来，偶尔可见的边防战士安闲地站在那里，不象是卫士，倒象大宾馆门前的接待人员。

其实，边境上这种气氛是在我意料之中的，在稍早一点的春节前，随同金河同志来哈尔滨时，黑龙江省委书记孙维本来

天鹅宾馆看望金河时说，现在中苏边境缓和多了，有的地方开始小型边贸和友好往来，五月份邓小平同志和戈尔巴乔夫会晤，中苏关系将恢复正常化，那时我们黑龙江能更活跃一些，到时欢迎你们来。我想孙维本同志的这番话绝不仅是政治家的辞令，而是代表了中苏人民的友好基础和美好愿望，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从那时我就开始想，我第一次见到苏联人会是一种什么心态，握手言好时会是一种怎样的感觉？时机提前到来了。我们这次出国的聚集点是哈尔滨市。二月二十日，来自辽宁各地的三十八名企业家、作家，同黑龙江省的企业家、作家，汇集银河宾馆举行舞会，气氛是很热烈的。黑龙江省作协主席程树臻同志身高足有一米八五以上，我们叫他“东北最高的主席”，辽宁的同志都想陪他跳一跳，表示友好和谢意，因此舞会上他最显眼。可在第一个间休以后，情况就起变化了，舞场上走进一位苏联人，不仅个头高，而且体态魁梧，还有与众不同的脸色、发色和眼色，很有点魅力，不一会就把我们两位女士吸引去了。他们跳的那么和谐，那么激动，脸上不时泛起红润，体态象熟悉的舞伴，神态象多年未见的朋友。一边跳着，一边用半生不熟的俄语和汉语说些什么，间歇不离开，起舞又在一起，别人根本就插不进去。我心中嘀咕，人真是个怪物，有时能产生莫名其妙的东西，使人琢磨不透。也就在这时，我脑子里闪出一个信号，千万可别出现类似旅顺口那类的亲吻事件（其实我的担心大可不必）。于是我侧面了解一下，这位苏联人叫尤金，是远东一家电冰箱厂的厂长，来中国做买卖的。舞会结束后，我们的女士又连夜打电话给尤金，想到他的房间去做客。不知是语言没表达清楚，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被谢绝了。我们勇敢

的女士却穷追不舍，第二天晚上又给尤金的房间打电话。这次恰好翻译在，对方还在寒暄，我们的女士发起了攻击，说，我们就是交交朋友，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也没有男女问题，我们这里有很多男人，很方便，用不着去找外国人……几句话说的对方很不好意思。她成功了，带着中国的一群男人和女人来到尤金房间。出乎预料的热情，兴致勃勃地谈到深夜。当他知道这几个中国人都是搞文学艺术的，道出了昨晚没接待的原因是邀请他们的中方怕抢生意，不在他本身，大家听了都笑了，一起拍了照。

过境以后，接触的第一个苏联人是陪我们的女翻译，名叫莉娜。她四十左右的年龄，个子不高，身体很丰满，高鼻梁、大眼睛，脸上总带着笑意。每到一处，都热情地给我们做导游，陪我们逛商店，选东西，走大街，参观旅游基地，行车途中还为我们唱苏联歌曲。她的热情、真挚和友好，深深地打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不知怎么回事，我总感到她在注视着我，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中心广场照像时，她还把头歪在我的肩上，使我很不自然，心生余悸，担心再出现旅顺口亲吻事件。当我把这个心事向我们一位女同志说了时，她哈哈大笑说：“你这个男同胞真有意思，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质呀！人家莉娜对我们来访的每个人都那么友好热情，对你没别的感情。”几句话说的我有些不好意思，但我对莉娜更加尊重和友好了。

二月二十四日晚七点钟，我们离开布市来到阿穆尔河沿岸的海关。莉娜一直送到这里，并亲手关上了两道海关门。当我们乘上返回中国的汽车时，发现莉娜还站在海关那面目送我们，这使我很激动，重又下车，跑向前去。由于铁栅栏阻隔无法握手，我俩几乎同时举起手来，越过铁栅栏，用手指互碰一

下,表达了心愿。尽管接触面很小,却留下了深刻、美好、永久的记忆。

一九八九年五月

五羊过界

羊年刚到，社会上就出现了一种人为的人生低潮。

请看，大街小巷大腹便便的“女将军”们的身影减少了；医院产房里婴儿的啼叫声减弱了；结婚登记处对对青年男女的笑脸罕见了，当然，与此密切相联的欢快的爆竹声也变得稀疏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一些传统习惯真没办法，把个美好的羊年加上了种种不吉祥的说法。弄得有些人，不仅说羊年的属性不好，甚至说羊年的运气也不佳，出门还要掐算一下，避免厄运。

今年春节前夕，在黑龙江冰封雪盖的季节，应黑河市文联邀请，我随同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党组书记林岩和我们省作协主席金河等同志前去进行文化交流。到达黑河的当天晚上，主人设了丰盛的酒宴为我们这一行辽宁客人接风洗尘。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官场客套话说完以后，大家便一边饮酒，一边唠起家常。由于多数人都是第一次见面，因此先互相通报一下自己的年龄。金河同志、黑河文联的柴树功主席和我都是1967年的大学毕业生，又都是公元1943年生人。按农历排属相，我们三人都属羊。在坐的黑河文联的李明忠同志正好也和我们同岁，当然也属羊。于是朋友们以羊为话题扯开了。邓刚说：“三阳(羊)开泰，五子登科，今天算是‘四羊会师’，更是喜兴。其实很多好事和美好的字意都和羊字有关。吉祥

的样字有羊做伴，海洋的洋字有羊字旁，新鲜的鲜字一半是羊，飞翔的翔字也有羊字，善良的善字是羊头冠顶，真实的真是羊角做底，美字本身就是个羊。”这样越谈把羊字说得越美好，越谈把羊谈得越吉祥。于是，我们四位属羊的不管是不是会喝酒都干了一杯，彼此祝愿明天过界，到对面的苏联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一定会有好运气。在我们喝这杯酒的时候，林岩既不劝酒，也不吭声，好象这一切和他毫无关系，可是当我们放下喝干的酒杯时，他说他也是属羊的，比我们大一句。为了少喝一杯酒，隐瞒了属羊的真情。这就输了理，因此，大家都不顾及部长的身份，都逼他补一杯，不知是因为年岁已高，还是酒力不胜，再三再四这杯酒还是没有喝。但大家并不原谅他。说群众的群字，也有一半是羊，这说明羊是群体生活，离开羊群是会遇到麻烦的，我们都为他没喝这杯酒，得不到一个好运气的祝福感到惋惜。

翌日清晨，在边城上空的烟雾还没有散去的时候，我们“五羊”乘上了国产的空调大客，沿着刚刚打开的冰道，越过了江界，踏上了异国的土地。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栉比的高楼，宽阔的马路，整洁的市容和彬彬有礼的行人。客车在一幢黄色的欧式楼房前停下来。这是布市的博物馆。真没想到，一个不到30万人口的城市，竟有这么一个雄伟壮观的博物馆，可见苏联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在这座三层楼房里展示着当地盛产的农产品、发达的工业产品、各种野生动物、历史资料和模范人物。展室非常洁净，一色铺着红地毯，上面一个气褶皱都没有，连一个纸屑、草刺都见不到。使我敬佩的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大多是四、五十岁以上的妇女，而每个人都象卫士一样挺立在一旁，守候着参观者。尽管她们的体态、身形和年龄不适